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朱子語類卷八十八

詳校官中書臣程炎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鈐

校對官學正臣李巖

謄錄監生臣沈立銘

欽定四庫全書

朱子語類卷八十八

禮五

大戴禮

大戴禮無頭其篇目闕處皆是元無非小戴所去取其間多雜偽亦有最好處然多誤難讀

義剛

大戴禮冗雜其好處已被小戴採摘來做禮記了然尚有零碎好處在

廣

大戴禮

賀孫錄云或有注或無注皆不可曉

本文多錯注尤舛誤武王諸

銘有直做得巧了切題者如鑑銘是也亦有絕不可

曉者

賀孫錄云有煞著題處有全不著題處

想古人只是述戒懼之意

而隨所在寫記以自警省爾不似今人為此銘便要

就此物上說得親切

賀孫錄云須要做象本色

然其間亦有切題

者如湯盤銘之類至於武王盥盤銘則又似箇船銘

賀孫錄云因舉問數銘可疑曰便是如盥盤銘似可做船銘

想只是因水起意然

恐亦有錯雜處

廣○賀孫錄少異

太公銘几杖之屬有不可曉不著題之語古人文字只是有箇意思便說不似今人區區就一物上說

安卿問大戴保傳篇多與賈誼策同如何曰保傳中說秦無道之暴此等語必非古書乃後人采賈誼策為

之亦有孝昭冠辭

義剛

明堂篇說其制度有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鄭注云法龜文也此又九數為洛書之一驗也

賀孫錄云他那時已自把九疇

作洛書看

了○廣

朱子語類卷八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朱子語類卷八十九

禮六

冠昏喪

總論

冠禮昏禮不知起於何時如禮記疏說得恁地不知如

何未暇辨得

義剛

問冠昏喪祭何書可用曰只溫公書儀略可行亦不備

又曰只是儀禮問伊川亦有書曰只有些子節

敬夫嘗定諸禮可行者

淳錄云在廣西刊三家禮

乃除冠禮不載問

之云難行某答之云古禮惟冠禮最易行

淳錄云只一家事

如昏禮須兩家皆好禮

淳錄云礙兩家如五兩之儀須兩家是一樣人始得

方

得行喪禮臨時哀痛中少有心力及之祭禮則終獻之儀煩多長久皆是難行看冠禮比他禮却最易行

賀孫○淳錄少異

問喪祭之禮今之士固難行而冠昏自行可乎曰亦自

可行某今所定者前一截依溫公後一截依伊川昏
禮事屬兩家恐未必信禮恐或難行若冠禮是自家
屋裏事却易行向見南軒說冠禮難行某云是自家
屋裏事關了門將巾冠與子弟戴有甚難又云昏禮
廟見舅姑之亡者而不及祖蓋古者宗子法行非宗
子之家不可別立祖廟故但有禰廟今只共廟如何
只見禰而不見祖此當以義起亦見祖可也問必待
三月如何曰今若既歸來直待三月又似太久古人

直是至此方見可以為婦及不可為婦此後方反馬

馬是婦初歸時所乘車至此方送還母家

賀孫

問冠昏喪祭禮曰今日行之正要簡簡則人易從如溫

公書儀人已以為難行其殽饌十五味亦難辦舜功

云隨家豐儉曰然問唐人立廟不知當用何器曰本

朝只文潞公立廟不知用何器曰與叔亦曾立廟用

古器然其祭以古玄服乃作大袖皂衫亦怪不如著

公服今五禮新儀亦簡唐人祭禮極詳

可學

問冠昏之禮如欲行之當須使冠昏之人易曉其言乃為有益如三加之辭出門之戒若只以古語告之彼將謂何曰只以今之俗語告之使之易曉乃佳

時舉

冠

因言冠禮或曰邾隱公將冠使孟懿子問於孔子孔子對他一段好曰似這樣事孔子肚裏甚多但今所載於方冊上者亦無幾爾

廣

昏

天子諸侯不再娶亡了后妃只是以一娶十二女九女者推上魯齊破了此法再娶大夫娶三士二却得再

娶揚

因論今之士大夫多是死於慾曰古人法度好天子一娶十二女諸侯一娶九女老則一齊老了都無許多

患揚

親迎之禮從伊川之說為是近則迎於其國遠則迎於

其館

祖

問程氏昏儀與溫公儀如何曰互有得失曰當以何為主曰迎婦以前溫公底是婦入門以後程儀是溫公儀親迎只拜妻之父兩拜便受婦以行却是程儀徧見妻之黨則不是溫公儀入門便廟見不是程儀未廟見却是大槩只此兩條以此為準去仔細看曰廟見當以何日曰古人三月而後見曰何必待三月曰未知得婦人性行如何三月之久則婦儀亦熟方成婦矣然今也不能到三月只做箇節次如此曰古人

納米後又納吉若卜不吉則如何曰便休也曰古人
納幣五兩只五匹耳恐太簡難行否曰計繁簡則是
以利言矣且吾儕無望於復古則風俗更教誰變曰
溫公用鹿皮如何曰大節是了小小不能皆然亦沒
緊要曰溫公婦見舅姑及舅姑享婦儀是否曰亦是
古人有此禮

淳

或問古者婦三月廟見而溫公禮用次日今有當日即
廟見者如何曰古人是從下做上其初且是行夫婦

禮次日方見舅姑服事舅姑已及三月不得罪於舅

姑方得奉祭祀

義剛

問婦當日廟見非禮否曰固然溫公如此他是取左氏先配後祖之說不知左氏之語何足憑豈可取不足憑之左氏而棄可信之儀禮乎

卓

人著書只是自入些己意便做病痛司馬與伊川定昏禮都是依儀禮只是各改了一處便不是古人意司馬禮云親迎奠雁見主昏者即出

不先見妻父母者以婦未見舅姑也

是古禮如此伊川却教拜了又入堂拜大男小女這
不是伊川云婿迎婦既至即揖入內次日見舅姑三
月而廟見是古禮司馬禮却說婦入門即拜影堂這
又不是古人初未成婦次日方見舅姑蓋先得於夫
方可見舅姑到兩三月得舅姑意了舅姑方令見祖
廟某思量今亦不能三月之久亦須第二日見舅姑
第三日廟見乃安亦當行親迎之禮古者天子必無
親至后家之禮今妻家遠要行禮一則令妻家就近

處設一處却就彼往迎歸館成禮一則妻家出至一

處婿即就彼迎歸自成禮

賀孫

叔器問昏禮溫公儀婦先拜夫程儀夫先拜婦或以為妻者齊也當齊拜何者為是曰古者婦人與男子為禮皆俠拜每拜以二為禮昏禮婦先二拜夫答一拜婦又二拜夫又答一拜冠禮雖見母母亦俠拜

淳

問今有士人對俗人結婚欲行昏禮而彼俗人不從却如何先生微笑顧義剛久之乃曰這也是費力只得

宛轉使人去與他商量古禮也省徑人也何苦不行
直卿曰若古禮有甚難行者也不必拘如三周御輪
不成是硬要扛定轎子旋三匝先生亦笑而應義剛
曰如俗禮若不大段害理者些小不必盡去也得曰
是久之云古人也有不可曉古人於男女之際甚嚴
却如何地親迎乃用男子御車但只令畧偏些子不
知怎生地直卿舉今人結髮之說為笑先生曰若娶
用結髮則結髮從軍皆先用結了頭髮後方與番人

廝殺耶

義剛

堯卿問姑舅之子為昏曰據律中不許然自仁宗之女
嫁李璋家乃是姑舅之子故歐陽公曰公私皆已通
行此句最是把去聲品這事又如魯初間與宋世為昏
後又與齊世為昏其間皆有姑舅之子者從古已然
只怕未不是義剛

喪

問喪禮制度節目曰恐怕儀禮也難行如朝夕奠與葬

時事尚可未殯以前如何得一一恁地仔細只如含飯一節教人從那裏轉那裏安頓一一各有定所須是有人相方得孔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已是厭周文之煩了某怕聖人出來也只隨今風俗立一箇限制須從寬簡而今考得禮仔細一一如古固是好好如考不得也只得隨俗不礙理底行去

胡泳

因論喪服曰今人吉服皆已變古獨喪服必欲從古恐不相稱閔祖云雖是如此但古禮已廢幸此喪服尚

有古制不猶愈於俱亡乎直卿亦以為然先生曰禮
時為大某嘗謂衣冠本以便身古人亦未必一一有
義又是逐時增添名物愈繁若要可行須是酌古之
制去其重複使之簡易然後可又云一人自在下面
做不濟事須是朝廷理會一齊與整頓過又云康節
說某今人須著今時衣服忒然不理會也闕祖○以下喪服
問子升向見考祔禮煞仔細不知其他禮數都考得如
此否曰未能及其他曰今古不同如殯禮今已自不

可行子升因問喪禮如溫公儀今人平時既不用古服却獨於喪禮服之恐亦非宜兼非禮不足哀有餘之意故向來斟酌只以今服加衰經曰論來固是如此只如今因喪服尚存古制後世有願治君臣或可因此舉而行之若一向廢了恐後來者愈不復識矣

之本

問喪服今人亦有欲用古制者時舉以為吉服既用今制而獨喪服用古制恐徒駭俗不知當如何曰駭俗

猶些小事但恐考之未必是耳若果考得是用之亦

無害

時舉

喪禮衣服之類逐時換去

如葬後換葛衫小祥後換紳布之類○揚

問喪服之制曰衣帶下尺鄭注云要也廣尺足以掩裳上際廖西仲云以布半幅其長隨衣之圍橫綴於衣下而謂之要

問喪服如至尊之喪小官及士庶等服於古皆差儀禮諸侯為天子斬衰三年傳曰君至尊也注天子諸侯

及卿大夫有地者皆曰君庶人為國君齊衰三月注
不言民而言庶人庶人或有在官者天子畿內之民
服天子亦如之以是觀之自古無通天下為天子三
年之制前輩恐未之考曰今士庶人既無本國之君
服又無至尊服則是無君亦不可不示其變如今涼
衫亦不害此亦只存得些影子問士庶亦不可久庶
人為國君亦止齊衰三月諸侯之大夫為天子亦止
小功總衰或問有官人嫁娶在祔廟後曰只不可帶

花用樂少示其變又曰至尊之服要好初來三日用古冠服上衣下裳以後却用今所制服四脚幘頭等自京官以上是一等服京官以下是一等服士人又一等服庶人又一等服如此等級分明也好器之問壽皇行三年之喪是誰建議曰自是要行這是甚次第可惜無好宰相將順成此一大事若能因舉行盛典及於天下一整數千百年之陋垂數千百年之成憲是甚次第時相自用紫衫皂帶入臨用白衫待退

歸便不著某前日在上前說及三年之喪亦自感動
次日即付出與禮官集議意甚好不知後來如何忽
又住了却對宰相說也似咤異不知壽皇既已行了
又有甚咤異只是亦無人助成此事因檢儀禮注疏
說嫡孫承重甚詳君之喪服士庶亦可聚哭但不可
設位某在潭州時亦多有民衆欲入衙來哭某初不
知外面被門子止約了待兩三日方知遂出榜告示
亦有來哭者

賀孫○以下君喪

因說天子之喪自太子宰執而下漸降其服至於四海則盡三月服謂凶服訃所至不問地之遠近但盡於三月而止天子初死近地先聞則盡三月遠地或後聞之亦止於三月之內也又云古者次第公卿大夫與列國之諸侯各為天子三年之喪而列國之卿大夫又各為其君三年之服蓋止是自服其君如諸侯之大夫為本國諸侯服三年之喪則不復為天子服百姓則畿內之民自為天子服本國之君服三年之

喪也故禮曰百姓為天子諸侯有土者服三年之喪
為此也又云君之喪諸達官之長杖達官謂得自通
於君者如內則公卿宰執六曹之長九寺五監之長
外則監司郡守皆自得通章奏於君者凡此者皆杖
以次則不杖如太常卿杖太常少卿則不杖若無太
常卿則少卿代之杖也只不知王畿之內公卿之有
采地者其民當何如服當檢者

卓

徽廟訃至胡明仲知嚴州衆議欲以日易月張晉彥為

司理為明仲言前世以日易月皆是有遺詔今太上
在遠無遺詔豈可行胡曰然則如之何曰盍請之於
朝胡如其說不報

可學

高宗登遐壽皇麻衣不離身而臣子晏然朝服如常只
於朝見時畧換皂帶以為服至尊之服冠有數樣衣
有數樣所以當時如此者乃是甚麼時便著甚麼樣
冠服昨聞朝廷無所折衷將許多衣服一齊重疊著
了古禮恐難行如今來却有古人做未到處如古

者以皮束棺如何會彌縫又設熬黍稷於棺旁以惑
蚍蜉可見少智然三日便殯了又見得防慮之深遠
今棺以用漆為固要拘三日便殯亦難喪最要不失
大本如不用浮屠送葬不用樂這也須除却所謂古
禮難行者非是道不當行只怕少間止了得要合那
邊要合這邊到這裏一重大利害處却沒理會却便
成易了古人已自有箇活法如身執事者面垢而已
之類

賀孫

器遠問安常習故是如何曰且如親生父母子合當安之到得立為伯叔後疑於伯叔父有不安者這也是理合當如此然而自古却有大宗無子則小宗之子為之後這道理又却重只得安於伯叔父母而不可安於所生父母喪服則為為後父母服三年所生父母只齊衰不杖期

賀孫○以下服制

問天下事易至於安常習故如何曰且如今人為所生父母齊衰不杖期為所養父母斬衰三年以理觀之

自是不安然聖人有箇存亡繼絕底道理又不容不
安且如濮安懿王事當時皆以司馬公為是今則濮
安懿王下却有主祀朝廷却未嘗正其號

卓

祖在父亡祖母死亦承重

揚

嫡孫承重庶孫是長亦不承

闕

庶子之長子死亦服三年

揚

禮只有父母服他服並無故今長幼服都無考妻服期
子以父在服亦期故哭祭之類同今律則不然故其

禮皆齟齬揚

顯道問服制曰唐時添那服制添得也有差異處且如親叔伯是期堂叔須是大功乃便降為小功不知是

怎生地義剛

服議漢儒自為一家之學以儀禮喪服篇為宗禮記中小記大傳則皆申其說者詳密之至如理絲櫛髮可試考之畫作圖子更參以通典及今律令當有以見古人之意不苟然也灝

問孝子於尸柩之前在喪禮都不拜如何曰想只是父母在生時子弟欲拜亦須俟父母起而衣服今恐未忍以神事之故亦不拜

胡泳○以下居喪

或問哀慕之情易得間斷如何曰此如何問得人孝子喪親哀慕之情自是心有所不能已豈待抑勒亦豈待問人只是時時思慕自哀感所以說祭思敬喪思哀只是思著自是敬自是哀若是不哀別人如何抑勒得他因舉宰我問三年之喪云云曰女安則為之

聖人也只得如此說不當抑勒他教他須用哀只是

從心上說教他自感悟

間錄

問居喪以來惟看喪禮不欲讀他書恐妨哀然又覺精神元自荒迷更專一用心去考索制度名物愈覺枯燥今欲讀語孟不知如何曰居喪初無不得讀書之文古人居喪廢業業是簣簣上版子廢業謂不作樂耳古人禮樂不去身惟居喪然後廢樂故喪復常讀樂章周禮司業者亦司樂也

問有王事用墨衰便於出入而不合禮經如何曰若能
不出則不服之亦好但有出入治事則只得服之喪
服四制說百官備百物具不言而事行者扶而起言
而後事行者杖而起身執事而後行者面垢而已蓋
惟天子諸侯始得全伸其禮庶人皆是自執事不得

伸其禮

淳○義
剛同

親喪兄弟先滿者先除服後滿者後除以在外聞喪有

先後者

揚

喪妻者木主要作妻名不可作母名若是婦須作婦名

翁主之卒哭即祔更立木主於靈坐朝夕奠就之三

年除之

揚

長子死則主父喪用次子不用姪今法如此宗子法立

則用長子之子此法已壞只從今法

揚

問喪之五服皆有制不知飲食起居亦當終其制否曰

合當盡其制但今人不能行然在人斟酌行之

寓

問喪禮不飲酒不食肉若朝夕奠及親朋來奠之饌則

如之何曰與無服之親可也

淳

喪葬之時只當以素食待客祭饌葷食只可分與僕役

賀孫

問居喪為尊長強之以酒當如何曰若不得辭則勉徇其意亦無害但不可至沾醉食已復初可也問坐客有歌唱者如之何曰當起避

憫

或問親死遺囑教用僧道則如何曰便是難處或曰也可以不用否曰人子之心有所不忍這事須仔細商

量
胡泳

或問設如母卒父在父要循俗制喪服用僧道火化則如何曰公如何曰只得不從曰其他都是皮毛外事若決如此做從之也無妨若火化則不可泳曰火化則是殘父母之遺骸曰此話若將與喪服浮屠一道說便是未識輕重在胡泳

喪三年不祭蓋孝子居倚廬堊室只是思慕哭泣百事皆廢故不祭耳然亦疑當令宗人攝祭但無明文不

可考耳

闕祖○以下喪廢祭

伊川謂三年喪古人盡廢事故併祭祀都廢今人事都不廢如何獨廢祭祀故祭祀可行先生曰然亦須百日外方可然奠獻之禮亦行不得只是鋪排酒食儀物之類後主祭者去拜若是百日之內要祭或從伯叔兄弟之類有人可以行或問今人以孫行之如何曰亦得又曰晷大小功總麻之類服今法上日子甚少便可以入家廟燒香拜

揚

問喪三年不祭曰程先生謂今人居喪都不能如古禮却於祭祀祖先獨以古禮不行恐不得橫渠曰如此則是不以禮祀其親也某嘗謂如今人居喪時行三

二分居喪底道理則亦當行三二分祭先底禮數

按今

此語非謂只可行三二分但既不得盡如古則喪祭亦皆當存古耳○廣

古人總麻已廢祭祀恐今人行不得

揚

問三年喪中得做祭文祭故舊否曰古人全不弔祭今

不柰何胡籍溪言只散句做不押韻

揚

先生以子喪不舉盛祭就影堂前致薦用深衣幅巾薦
畢反喪服哭奠于靈至慟

賀孫

問練而祔是否曰此是殷禮而今人都從周禮若只此
一件却行殷禮亦無意思若如陸子靜說祔了便除
去几筵則須練而祔若鄭氏說祔畢復移主出於寢
則當如周制祔亦何害

賀孫○
以下祔

今不立昭穆即所謂祔于曾祖曾祖姑者無情理也

明德

古人所以祔于祖者以有廟制昭穆相對將來祧廟則

以新死者安於祖廟所以設祔祭豫告使死者知其將來安於此位亦令其祖知是將來移上去其孫來居此位今不異廟只共一堂排作一列以西為上則將來祧其高祖了只趨得一位死者當移在禰處如此則只當祔禰今祔於祖全無義理但古人本是祔於祖今又難改他底若卒改他底將來後世或有重立廟制則又著改也神宗朝欲議立朝廷廟制當時張虎則以為祧廟祔廟只移一位陸農師則以為祔

廟祧廟皆移一匝如農師之說則是世為昭穆不定
豈得如此文王却是穆武王却是昭如曰我穆考文
王又曰我昭考武王又如左傳說管蔡邲霍魯衛毛
邴郛雍曹滕畢原鄴郇文之昭也這十六國是文王
之子文王是穆故其子曰文之昭也邴晉應韓武之
穆也這四國是武王之子武王是昭故其子曰武之
穆也則昭穆是萬世不可易豈得如陸氏之說陸氏
禮象圖中多有杜撰處不知當時廟制後來如何不

行賀

孫

祔新主而遷舊主亦合告祭舊主古書無所載兼不說
遷於何所天子則有始祖之廟而藏之夾室大夫亦
自有始祖之廟今皆無此更無頓處古人埋桑主於
兩堦間盖古者階間人不甚行今則混雜亦難埋於
此看來只得埋於墓所大戴禮說得遷祔一條又不

分曉

分一作可

先生以長子大祥先十日朝暮哭諸子不赴酒食會近

祥則舉家蔬食此日除祔先生累日顏色憂戚

賀孫

二十五月祥後便禫看來當如王肅之說於是月禫從月樂之說為順而今從鄭氏之說雖是禮疑從厚然未為當看來而今喪禮須當從儀禮為正如父在為母期非是薄於母只為尊在其父不可復尊在母然亦須心喪三年及嫂叔無服這般處皆是大項事不是小節目後來都失了而今國家法為所生父母皆心喪三年此意甚好

賀孫○以下禫

先是旦日吳兄不講禮先生問何故曰為祖母承重方

在禪故不敢講賀禮或問為祖母承重有禪制否曰

禮惟於父母與長子有禪

賀孫錄云却於祖母未聞

今既承重則

便與父母一般了當服禪

廣○賀孫同

或問女子已嫁為父母禪否曰

賀孫錄云想是無此禮

據禮云父

在為母禪止是主男子而言

廣○賀孫同

問今弔者用橫烏如何曰此正與羔裘玄冠不以弔相

反亦不知起於何時想見當官者既不欲易服去弔

人故杜撰成箇禮數若閒居時只當易服用涼衫。廣

弔

本朝於大臣之喪待之甚哀賀孫舉哲宗哀臨溫公事
曰溫公固是如此至於嘗為執政已告老而死祖宗
亦必為之親臨罷樂看古禮君於大夫小歛往焉大
歛往焉於士既殯往焉何其誠愛之至今乃恣然這
也只是自渡江後君臣之勢方一向懸絕無相親之
意故如此古之君臣所以事事做得成緣是親愛一

體因說金人初起時其酋長與部落都無分別同坐同飲相為戲舞所以做得事如後來兀朮犯中國虜掠得中國士類因有教之以分等陞立制度者於是

上下位勢漸隔做事漸難

賀孫○君臨臣喪

某舊為先人飾棺考制度作帷幌李先生以為不切而今禮文覺繁多使人難行後聖有作必是裁減了方

始行得

賀孫○飾棺

先生殯其長子諸生具香燭之奠先生留寒泉殯所受

弔望見客至必涕泣遠接之客去必遠送之就寒泉
庵西向殯掘地深二尺濶三四尺內以火磚鋪砌用
石灰重重徧塗之棺木及外用土磚夾砌將下棺以
食五味奠亡人次子以下皆哭拜諸客拜奠次子代
亡人答拜蓋兄死子幼禮然也

賀孫○
以下殯

伯量問殯禮可行否曰此不用問人當自觀其宜今以
不漆不灰之棺而欲以輒土圍之此可不可耶必不
可矣數日見公說喪禮太繁絮禮不如此看說得人

都心悶須討箇活物事弄如弄活蛇相似方好公今只是弄得一條死蛇不濟事某嘗說古者之禮今只是存他一箇大槩令勿散失使人知其意義要之必不可盡行如始喪一段必若欲盡行則必無哀戚哭泣之情何者方哀苦荒迷之際有何心情一一如古禮之繁細委曲古者有相禮者所以導孝子為之若欲孝子一一盡依古禮必躬必親則必無哀戚之情矣況只依今世俗之禮亦未為失但使哀戚之情盡

耳有虞氏瓦棺而葬夏后氏堅周必無周人之繁文
委曲也又禮壙中用牲體之屬久之必潰爛却引蟲
蟻非所以為亡者慮久遠也古人壙中置物甚多以
某觀之禮文之意太備則防患之意反不足要之只
當防慮久遠毋使土親膚而已其他禮文皆可畧也
又如古者棺不釘不用漆粘而今灰漆如此堅密猶
有蟻子入去何況不使釘漆此皆不可行孔子曰如
用之則吾從先進已是厭周之文了又曰行夏之時

乘殷之輅此意皆可見使聖賢者作必不盡如古禮
必裁酌從今之宜而為之也又如士相見禮鄉飲酒
禮射禮之屬而今去那裏行只是當存他大槩使人
不可不知方周之盛時禮文全體皆備所以不可有
纖毫之差今世盡不見徒掇拾編緝於殘編斷簡之
餘如何必欲盡倣古之禮得或曰郁郁乎文哉吾從
周聖人又欲從周之文何也曰聖人之言固非一端
蓋聖人生於周之世周之一代禮文皆備誠是整齊

聖人如何不從得只是如用之則吾從先進謂自為
邦則從先進耳

個

伯謨問某人家欲除服而未葬除之則魂魄無所依不
可祔廟曰不可如何不早葬葬何所費只是悠悠因
語甫人葬只是於馬鬣上大可憂須是懸棺而葬

可學

○以
下葬

喪事都不用冥器糧瓶之類無益有損棺槨中都不著

世俗所用者一物

揚

因說地理曰程先生亦揀草木茂盛處便不是不擇伯
恭却只胡亂平地上便葬若是不知此理亦不是若
是知有此道理故意不理會尤不是

惜

堯卿問合葬夫婦之位曰某當初葬亡室只存東畔一
位亦不曾考禮是如何安卿云地道以右為尊恐男
當居右曰祭以西為上則葬時亦當如此方是

義剛

先生葬長子喪儀銘旌埋銘魂轎柩止用紫蓋盡去繁
文埋銘石二片各長四尺濶二尺許止記姓名歲月

居里刻訖以字面相合以鐵束之置於壙上其壙用石上蓋厚一尺許五六段橫湊之兩旁及底五寸許內外皆用石灰雜炭末細沙黃泥築之

賀孫

問改葬曰須告廟而後告墓方啓墓以葬葬畢奠而歸又告廟哭而後畢事方穩行葬更不必出主祭告時

却出主於寢

賀孫

人家墓壙棺槨切不可太大當使壙僅能容槨槨僅能容棺乃善去年此間陳家墳墓遭發掘者皆緣壙中

太濶其不能發者皆是壙中狹小無著脚手處此不

可不知也

又此間墳墓山脚低却做盜易入

問墳與墓何別曰墓想

是塋域墳即土封隆起者光武紀云為墳但取其稍高四邊能走水足矣古人墳極高大壙中容得人行也沒意思法令一品已上墳得一丈二尺亦自儘高矣守約云墳墓所以遭發掘者亦陰陽家之說有以啓之盖凡發掘者皆以葬淺之故若深一二丈自無此患古禮葬亦許深曰不然深葬有水嘗見興化漳

泉間墳墓甚高問之則曰棺只浮在土上深者僅有一半入地半在地上所以不得不高其封後來見福州人舉移舊墳稍深者無不有水方知興化漳泉淺葬者蓋防水爾北方地土深厚深葬不妨豈可同也問槨外可用炭灰雜沙土否曰只純用炭末置之槨外槨內實以和沙石灰或曰可純用灰否曰純灰恐不實須雜以篩過沙久之灰沙相乳入其堅如石槨外四圍上下一切實以炭末約厚七八寸許既辟濕

氣免水患又截樹根不入樹根遇炭皆生轉去以此
見炭灰之妙蓋炭是死物無情故樹根不入也抱朴
子曰炭入地千年不變問范家用黃泥拌石灰實柳
外如何曰不可黃泥久之亦能引樹根又問古人用
瀝青恐地氣蒸熱瀝青溶化棺有偏陷却不便曰不
曾親見用瀝青利害但書傳間多言用者不知如何
倘

風之為物無物不入

因解吳為風

今人棺木葬在地中少間

都吹噓了或吹翻了問今地上安一物雖烈風未必能吹動何故地如此堅厚却吹得動曰想得在地中蘊蓄欲發其力盛猛及出平地則其氣渙散矣或云恐無此理曰政和縣有一人家葬其親於某位葬了但時聞壙中響聲其家以為地之善故有此響久之家業漸替子孫貧窮以為地之不利遂發視之見棺木一邊擊觸皆損壞其所擊觸處正當壙前之籠壙今捲塼為之棺木所入之處也或云恐是水浸致然

曰非也若水浸則安能擊觸有聲不知此理如何

闕

古人惟塚廟有碑廟中者以繫牲塚上四角四箇以繫索下棺棺既下則埋於四角所謂豐碑是也或因而刻字於其上後人凡碑刻無不用之且於中間穴孔不知欲何用也今會稽大禹廟有一碑下廣銳而上小薄形製不方不圓尚用以繫牲云是當時葬禹之物上有隸字蓋後人刻之也

間碑。



朱子語類卷八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朱子語類卷九十一

詳校官中書臣程炎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鈐

校對官學正臣李巖

謄錄監生臣沈立銘

欽定四庫全書

朱子語類卷第九十

禮七

祭

如今士大夫家都要理會古禮。今天下有二件極大底事。他地循襲其一是天地同祭於南郊。其一是太祖木特立廟而與諸祖同一廟。自東漢以來如此。又錄云千五百年子謂為芻靈也。喜謂為俑者不仁。雖是前無人整理。

代已用物事到不是處也須改用教是始得

賀孫以下天

地之祭

古時天地定是不合祭日月山川百神亦無合共一時祭享之禮當時禮數也簡儀從也省必是天子躬親行事豈有祭天便將下許多百神一齊排作一堆都祭只看郊臺階級兩邊是踏過處中間自上排下都是神位更不通看

賀孫

問先朝南北郊之辨曰如禮說郊特牲而社稷太牢書

謂用牲於郊牛二及社于新邑此其明驗也故本朝
後來亦嘗分南北郊至徽宗時又不知何故却合為
一又曰但周禮亦只是說祀昊天上帝不說祀后土
故先儒說祭社便是又問周禮大司樂冬至奏樂於
圜丘以禮天夏至奏樂于方丘以禮地曰周禮中止
有此說更有禮大神享大鬼祭大祇之說餘皆無明
文廣

天地本朝只是郊時合祭神宗嘗南郊祭天矣未及次

年祭地而上仙元祐間嘗議分祭東坡議只合祭引詩郊祀天地為證劉元城逐件駁之秋冬祈穀之類亦是二祭而合言之東坡只是謂祖宗幾年合祭一旦分之恐致禍其說甚無道理元城謂子由在政府見其論無道理遂且罷議後張耒輩以衆說易當時文字徽宗時分祭祀后土皇地示漢時謂之媪神漢武明皇以南郊祭天為未足遂祭于泰山以北郊祭地為未足遂祭于汾陰立一后土廟真宗亦皆即泰

山汾陰而祭焉先生曰分祭是揚

先生因泛說祭祀以社祭為祀地諸儒云立大社王社

諸侯國社侯社五峯有此說謂此即祭地之禮

道夫錄云

五峯言無北郊只社便是祭地却說得好

周禮他處不說只宗伯以黃琮禮地注謂夏至地神

在崑崙典瑞兩圭有邸以祀地注謂祀於北郊大司

樂夏日至於澤中方丘奏之八變則地示可得而禮

矣他書亦無所考書云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

然禮云諸侯社稷皆少牢此處或不可曉

賀孫

如今郊禮合祭天地周禮有圜丘方澤之說後來人却只說地便是后土見於書傳言郊社多矣某看來不要如此也自還有方澤之祭但周禮其他處又都不說亦未可曉

木之

如今祀天地山川神塑貌像以祭極無義理

木之

堯卿問社主平時藏在何處曰向來沙隨說以所宜木刻而為主某嘗辨之後來覺得却是但以所宜木為

主如今世俗神樹模樣非是將木來截作主也以木
名社如櫟社枌榆社之類又問社稷神曰說得不同
或云稷是山林原隰之神或云是穀神看來穀神較
是社是土神又問社何以有神曰能生物便是神也
又曰周禮亡國之神却用刑人為尸一部周禮却是
看得天理爛熟也夔孫以下社

程沙隨云古者以木為主今以石為主非古也

方子

五祀行是道路之神伊川云是宇廊未必然門是門神

戶是戶神與中霤竈凡五古聖人為之祭祀亦必有其神如孔子說祭如在祭神如神在是有這祭便有這神不是聖人若有若亡見得一半便自恁地但不如後世門神便畫一箇神像如此

賀孫○以下五祀

叔器問五祀祭行之義曰行堂塗也古人無廊屋只于堂階下取兩條路五祀雖分四時祭然出則獨祭行及出門又有一祭作兩小山於門前烹狗置之山上祭畢却就山邊喫却推車從兩山間過盖取跋履山

川之義舜功問祭五祀想也只是當如此致敬未必
有此神曰神也者妙萬物而言者也盈天地之間皆
神若說五祀無神處是甚麼道理叔器問天子祭天
地諸侯祭山川大夫祭五祀士庶人祭其先此是分
當如此否曰也是氣與他相關如天子則是天地之
主便祭得那天地若是其他人與他本不相關後祭
箇甚麼如諸侯祭山川也只祭得境內底如楚昭王
病後卜云河為祟諸大夫欲祭河昭王自言楚之分

地不及於河河非所以為崇孔子所以美之云昭王之不失國也宜哉這便見得境外山川與我不相關自不當祭又問如殺孝婦天為之旱如何曰這自是他一人足以感動天地若祭祀則分與他不相關如何祭得又問人而今去燒香拜天之類恐也不是曰天只在我更禱箇甚麼一身之中凡所思慮運動無非是天一身在天裏行如魚在水裏滿肚裏都是水某說人家還醮無意思

一作最可笑

豈有斟一盃酒盛兩

箇餅要享上帝且說有此理無此理某在南康祈雨

每日去天慶觀燒香某說且謾去

一作且慢

今若有箇人

不經州縣便去天子那裏下狀時你嫌他不嫌他你須捉來打不合越訴而今祈雨却如何不祭境內山

川如何便去告上帝

義剛

問竈可祭否曰人家飲食所繫亦可祭問竈尸曰想是

以庖人為之問祭竈之儀曰亦略如祭宗廟儀

淳

問月令竈在廟門之外如何曰五祀皆在廟中竈在廟

門之東凡祭五祀皆設席於奧而設主奠俎於其所祭之處已乃設饌迎尸於奧銖

因說五祀伊川疑不祭井古人恐是同井曰然可學

古者人有遠行者就路間祭所謂行神者用牲為兩斷車過其中祭了却將契謂之餞禮用兵時用犯軍法當死底人斬于路却兵過其中揚

祖道之祭是作一土堆置犬羊於其上祭畢而以車碾從上過象行者無險阻之患也如周禮犯軼是也此

是門外事門內又有行祭乃祀中之一也燾

祈雨之類亦是以誠感其氣如祈神佛之類亦是其所
居山川之氣可感今之神佛所居皆是山川之勝而
靈者雨亦近山者易至以多陰也揚

古人神位皆西坐東向故獻官皆西向拜而今皆南向
了釋奠時獻官猶西向拜不知是如何以下祀先聖

室中西南隅乃主位室中西牖東戶若宣聖廟室則先
聖當東向先師南向如周人禘饗郊稷饗東向稷南

向今朝廷宗廟之禮情文都自相悖不曉得古者主位東向配位南向故拜即望西今既一列皆南向到拜時亦却望西拜都自相背古者用籩豆簠簋等陳於地當時只席地而坐故如此飲食為便今塑像高髡在上而祭饌反陳于地情文全不相稱曩者某人來問白鹿塑像某答以州縣學是天子所立既元用像不可更書院自不宜如此不如不塑像某處有列子廟却塑列子膝坐于地這必有古像行古禮須是

參用今來日用常禮庶或饗之如太祖祭用簋簠籩
豆之外又設牙盤食用椀櫟之類陳于牀這也有意
思到神宗時廢了元祐初復用後來變元祐之政故
此亦遂廢

賀孫

夫子像設置於椅上已不是又復置在臺座上到春秋
釋奠却乃陳簋簠籩豆於地是甚義理某幾番說要
塑宣聖坐于地上如設席模樣祭時却自席地此有
甚不可處每說與人都道差異不知如何某記在南

康欲于學中整頓宣聖不能得後說與交代云宣聖本不當設像春秋祭時只設主祭可也今不可行只得設像坐于地方始是禮寓

先聖冕服之制殊不同詹卿云衮冕畫龍於冑然則驚

冕之雉毳冕之宗彝皆畫于冑

銖

釋奠據開元禮只是臨時設位後來方有塑像顏孟配饗始亦分位于先聖左右後來方並坐于先聖之東

西嚮當時所降指揮今亦無處尋討

必大

孔子居中顏孟當列東坐西向七十二人先是排東廡三十六人了却方自西頭排起當初如此自升曾子於殿上下面趨一位次序都亂了

此言漳州未知他處如何又云

某經歷諸處州縣學都無一箇合禮序

賀孫

高宗御製七十二子贊曾見他處所附封爵姓名多用

唐封官號本朝已經兩番加封如何恁地

賀孫

謁宣聖焚香不是古禮拜進將捻香不當叩首只直上

捻香了却出笏叩首而降拜

賀孫

釋奠散齋因云陳膚仲以書問釋奠之儀今學中儀乃
禮院所班多參差不可用唐開元禮却好開寶禮只
是全錄開元禮易去帝號耳若政和五禮則甚錯今
釋奠有伯魚而無子思又十哲亦皆差互仲弓反在
上且如紹興中作七十二子贊只據唐爵號不知後
來已經加封矣近嘗申明之

可學

因論程沙隨辨五禮新儀下丁釋奠之說而曰政和中
編此書時多非其人所以差誤如此續已有指揮改

正唐開元禮既失煩縟新儀又多脫略如親祠一項
開元禮中自先說將升車執某物立車右到某處方
說自車而降今新儀只載降車一節却無其先升車
事前一段既如此載後凡親祠處段段皆然今行禮時又俱
無北面升降之儀。必大

孟子配享乃荆公請之配享只當論傳道合以顏子曾
子子思孟子配嘗欲於雲谷左立先聖四賢配右立
二程諸先生後不會及在南康時嘗要入文字從祀

伯魚以漸去任不欲入文字理會事但封與劉淳叟
以其為學官可以言之揚

在漳州日陳請釋奠禮儀到如今只恁地白休了子約
為籍田令多少用意主張諸禮官都没理會了遂休
坐客云想是從來不曾理會得故怕理會曰東坡曾
云今為禮官者皆是自牛背上拖將來今看來是如
此因問張舅忠甫家須更別有禮書令還鄉日詢求
之致道云今以時文取官下梢這般所在全理會不

得曰向時尚有開寶通禮科令其熟讀此書試時挑問後來又做出通禮如注釋一般如人要治此必須連此都記得如問云遽起於何時逐一說了後又反復論議一段如此亦自好漳州煞有文字皆不得寫如今朝廷頒行許多禮書如五禮新儀未是若是不識禮便做不識禮且只依本寫在也得又去杜撰將古人處改了是日因看薛直老行狀中有述其初為教官陳請改上下丁釋奠事蓋其見當時用上下丁故請

改之舊看古禮中有一處注云春用二月上丁秋用
八月下丁今忘記出處向亦欲檢問象先及漳州陳
請釋奠儀欲乞委象先又思量渠不是要理會這般

事人故已之

賀孫

新書院告成明日欲祀先聖先師古有釋菜之禮約而
可行遂檢五禮新儀令具其要者以呈先生終日董
役夜歸即與諸生斟酌禮儀鷄鳴起平明往書院以
廳事未備就講堂禮宣聖像居中充國公顏氏邱侯

曾氏沂水侯孔氏鄒國公孟氏西向配北上並紙牌子濂

溪周先生東一明道程先生西一伊川程先生東二康節邵

先生西二司馬溫國文正公東三橫渠張先生西三延平李

先生東四從祀亦紙牌子並設於地祭儀別錄祝文別錄先

生為獻官命賀孫為贊直卿居甫分奠叔蒙贊敬之

掌儀堂狹地濶頗有失儀但獻官極其誠意如或享

之鄰曲長幼並來陪禮畢先生揖賓坐賓再起請先

生就中位開講先生以坐中多年老不敢居中位再

辭不獲諸生復請就講位說為學之要午飯後集衆

宿飲至暮散

賀孫

李丈問太廟堂室之制曰古制是不可曉禮說士堂後

一架為室蓋甚窄

架即梁也

天子便待加得五七架亦窄

狹不知周家三十以上神主位次相逼如何行禮室

在堂後一間從堂內左角為戶而入西壁如今之牆

上為龕太祖居之東向旁兩壁有牖羣昭列於北牖

下而南向羣穆列於南牖下而北向堂又不為神位

而為人所行禮之地天子設黼黻於中受諸侯之朝

淳○義剛錄同○以
下天子宗廟之祭

祖有功而宗有德是為百世不遷之廟商六百年只三
宗皆以有功德當百世紀故其廟稱宗至後世始不
復問其功德之有無一例以宗稱之必大

古人七廟恐是祖宗功德者不遷胡氏謂如此則是子
孫得以去取其祖宗然其論續謚法又謂謚乃天下
之公義非子孫得以私之如此則廟亦然揚

問漢諸儒所議禮如何曰劉歆說得較是他謂宗不在
七廟中者謂恐有功德者多則占了那七廟數也問
文定七廟之說如何曰便是文定好如此硬說如何
恁地說得且如商之三宗若不是別立廟後只是親
廟時何不胡亂將三箇來立如何恰限取祖甲太戊
高宗為之祖有功宗有德天下後世自有公論不以
揀擇為嫌所謂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
改那箇好底自是合當宗祀如何毀得如今若道三

宗只是親廟則是少一箇親廟了便是書難理會且如成王崩後十餘日此自是成服了然顧命却說麻冕黼裳彤裳之屬如此便是脫了那麻衣更來著色衣文定便說道是攝行踐阼之禮某道政事便可攝而行阼豈可攝而踐如今恁地硬說且如元年他便硬道不要年號而今有年號人尚去楷改契書之屬若更無後當如何又問志壹則動氣是先天而天弗違氣壹則動志是後天而奉天時其意如何曰他是

說春秋成後致麟先儒固亦有此說然亦安知是作
起獲麟與文成致麟但某意恐不恁地這似乎不祥
若是一箇麟出後被人打殺了也揜采因言馬子莊
道袁州曾有一麟胡叔器云但是古老相傳舊日開
江有一白駒先生曰馬說是二十年間事若白駒等
說是起於禹如顏師古注啓母石之說政如此近時
廣德軍張大王分明是做這一說

義剛

廟商七世周亦七世前漢初立三宗後王莽并後漢末

又多加了宗字又一齊亂了唐十二廟本朝則韓持國本退之禘祫說祀僖祖又欲止起于太祖其議紛紛合起僖祖典禮都只將人情處了無一人斷之以公自合只自僖祖起後世德薄者祧之周廟文王在豐武王又在一處自合只同一處方是不知如何周廟后稷文武高曾祖考七廟

揚

今之廟制出於漢明帝歷代相承不改神宗嘗欲更張

今見於陸農師集中史却不載

可學

問諸侯廟制太祖居北而南向昭廟二在其東南穆廟二在其西南皆南北相重不知當時每廟一處或其一堂各為位也曰古廟則自太祖以下各是一室陸農師禮象圖可考西漢時高帝廟文帝顧成之廟猶各在一處但無法度不同一處至明帝謙貶不敢自當立廟祔于光武廟其後遂以為例至唐太廟及羣臣家廟悉如今制以西為上也至禰處謂之東廟只作一列今太廟之制亦然明德

鄧子禮問廟主自西而列何所據曰此也不是古禮如古時一代只奉之於一廟如后稷為始封之廟文王自有文王之廟武王自有武王之廟不會混雜共一

廟

賀孫

諸侯有四時之祫畢竟是祭有不及處方如此如春秋有事於太廟太廟便是羣禘之主皆在其中

義剛

或問遠廟為禘如何曰天子七廟如周文武之廟不禘文為穆則凡後之屬乎穆者皆歸于文之廟武為昭

則凡後之屬乎昭者皆歸乎武之廟也

時舉

昭穆昭常為昭穆常為穆中間始祖太廟門向南兩邊
分昭穆周家則自王季以上之主皆祧于后稷始祖
廟之夾室自成王昭王以下則隨昭穆遞遷于昭穆
之首廟至首廟而止如周則文王為穆之首廟武王
為昭之首廟凡新崩者祔廟則看昭穆但昭則從昭
穆則從穆不交互兩邊也又云諸廟皆有夾室
闕
堯卿問高為穆之義曰新死之主新祔便在昭這一排

且如諸侯五廟一是太祖便居中二昭二穆相對今
新死者祔則高過穆這一排對空坐禰在昭一排亦
對空坐以某意推之當是如此但禮經難考今若看
得一兩般書猶自得若看上三四般去便無討頭處
如孟子當時自無可尋處了今看孟子考禮亦踈理
會古制亦不甚得他只是大槩說且如說井田後舉
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為有公田由此觀之
雖周亦助也似這般證驗也不大故切安卿問孟子

何故不甚與古合曰他只是據自家發放做相那箇時勢做又問鄭康成注王制以為諸侯封國與周禮小大不同蓋王制是說夏商以前之制如何曰某便是不甚信此說恐不解有此理且如孟子說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某自不敢十分信了且如一家有五十畝田忽然說我要添與你作七十畝則要多少心力蓋人家各為定業東阡西陌已自定了這五十畝中有溝洫有廬舍而今忽

然變更又著分疆界制溝洫毀廬舍東邊住底移過
西邊這裏住底遷過那裏一家添得二十畝田却勞
動多少語至此大聲云恁地天下騷然不寧把幾多
心力去做據某看來自古皆是百畝不解得恁地要
而今解時只得就他下面說放那裏

淳錄云向解孟子且隨文如此

解

若理會著實行時大不如此義剛問井田今使一
家得百畝而民生生無已後來者當如何給之先生
笑曰今且據見在人數給如封建夏商以前只是百

里到周方是諸公方五百里諸侯方四百里諸伯方三百里諸子方二百里諸男方百里恁地却取四國地來方添成一國那四國又要恁地却何處討那地來安卿曰或言夏商只有三千里周時乃是七千里曰便是亂說且當時在在是國自王畿至要荒皆然今若要封得較大似夏商時便著每國皆添地却於何處頓放此須是武王有縮地脉法始得恁地時便煞改徙著許多國元在這裏底今又著徙去那裏宗

廟社稷皆著改易如此天下騷然他人各有定分土地便肯舍著從別處去討君舉說封疆方五百里只是周圍五百里徑只百二十五里四百里者徑百里三百里者徑七十五里一百里者只五十里如此看時尚似相合若是諸男之地方百里時以此法推之則止二十五里如此却只是一箇耆長某便道他說只是謾人他向來進此書甚為得意

淳錄云自奇其說與王制等合

某嘗作一篇文以闢之逐項破其說且當時說侯六

百九

淳錄云本文方千里之地以封侯則六侯以封伯則七伯以封子則二十五子以封男則百男

其地已有定數此說如何可通

如此則所封大國自少若是只皆百

里而止便是一千里地只將三十同來封了那七十

同却空放那裏却綿亘數百里皆無國又問三分去

一之說如何曰便是不是他們只是不曉事解不行

後便胡說且如川中有六七百里中置數州者那裏

地平坦寸寸是地如這一路某嘗登雲谷望之密密

皆山其中間有些子罅隙中黃白底方是田隄地却

如何去

淳錄云蓋百分之二
又如何三分去一

註疏多是如此有時到

那解不行處便說從別處去義剛問先生向時說齊
魯始封時皆七百里然孟子却說只是百里曰便是
不如此今只據齊地是東至於海西至於河南至於
穆陵北至于無棣魯地是跨許宋之境是有五七百
里濶時勢也是著恁地且禹會諸侯于塗山執玉帛
者萬國到周只有千八百國便是相并吞後那國都
大了你却要只將百里地封他教他入那大國罅中

去武王不奈何只得就封他當時也自無那閒地緣是滅了許多國如孟子說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滅國者五十便是許多空地來封許多功臣同姓之屬孟子謂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如齊先是燕鳩氏居之後又是某氏居之如書所謂某氏徙于齊這便見得當時諸侯有過便削其地方始得那地來封後來底若不恁地時那太公周公也自無安頓處你若不恁地後要去取斂那地來封我功臣與

同姓時他便敢起兵如漢晁錯時樣子且如孟子當時也自理會那古制不甚得如曰諸侯之禮吾未之學然而軻也嘗聞其略也恁地便是不曾知得子細他當時說諸國許多事也只是大槩說如此雖說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然及滕文公恁地時又却只說有王者起必來取法是為王者師也元不曾說道便可王以齊王猶反手也便是也要那國大底方做得小底也奈何不得而今且說道將百里地與你教

你行王政看你做從何處起便是某道古時聖賢易做後世聖賢難做古時只是順那自然做將去而今

大故費手

淳錄此下云漢高祖與項羽紛爭五年之間可謂甚窘欲殺他不能欲住又不得費

多少心力想不似當初做亭長時較快活

良久問諸生曰當劉項恁地紛爭時設使堯舜湯武居其時當如何是戰好是不戰好安卿曰湯武是仁義素孚於民人自然歸服不待戰曰他而今不待你素孚秦當時收盡天下尺地一民皆為已有你仁義

如何地得素孚

淳錄云何處計地來行如高祖之徒仁政如何得素孚于民

皆是起于田里若使湯武居之當如何地勝得秦安
卿曰以至仁伐至不仁以至義伐至不義自是勝曰
固是如此如秦可謂不仁不義當時所謂更遣長者
扶義而西也是倣這意思做但當時諸侯入關皆被
那章邯連併敗了及高祖入去緣路教無得剽掠如
此之屬也是恁地做了然他入去後又尚要設許多
詭計誘那秦將之屬後方入得設使湯武居之還是

恁地做不恁地做今且做秦是不仁不義可以勝那
項籍出來紛爭許多時却如何對他還是與他廝殺
若不與廝殺便被他殺了若與他廝殺時還是不殺
人麼當此時是天理是人欲恁地看來是未有箇道
理湯武在那時也須著百端去思量與他區處但而
今看來也未有箇道理胡叔器問太公呂后當時若
被項羽殺了如何曰不持此一事當時皆是如此便
是大費調護徐顧林擇之云項羽恁地麁暴當時捉

得太公如何不殺了擇之曰羽也有斟酌他怕殺了
反重其怨曰便是項羽也有商量高祖也知他必不
殺故放得心下項羽也是圖量了高祖故不敢殺若
是高祖軟弱當時若敵他不過時他從頭殺來是定
義剛曰孔明誘奪劉璋地也似不義或者因言渠雜
學伯道所以後將申商之說教劉禪曰便是適間說
後世聖賢難做動著便是恁地粘手惹脚次日言某
夜來思量那高祖其初入關後恁地鎮撫那人民及

到灞上又不入秦府庫取財貨美女之屬皆是後來
被項羽王他巴蜀漢中他也入去這箇也是未幾却
出來定三秦已自侵占別人田地了但是那三降王
不足以王秦却也是定若是奪得那關中便也好住
便且關了關門守得那裏面底也得又不肯休又去
尋得弒義帝說話出來這箇尋得也是若湯武也不
肯放過但既尋得這箇說話便只依傍這箇做便是
却又率五諸侯合得五十六萬兵走去彭城日去

契酒取那美人更不理會却被項羽來殺得狼當走
湯武便不肯恁地自此後名義壞盡了從此去便只
是胡做胡殺了文定謂惜乎假之未久而遽歸者此
也這若把與湯武做時須做得好定是不肯恁地義
剛問高祖因閉關後引得項羽怒若不閉時却如何
先生笑曰只是見他頭勢來得惡後且權時關閉著
看他如何地

義剛○淳錄
少異作數條

禮宗廟只是一君一嫡后自錢惟演佞仁祖遂以一嫡

同再立后更以仁祖所生后配後遂以為例而禮亂矣臣民禮亦只是一嫡配再正娶者亦尚可婢而生子者婢之子主祭只祭嫡正其所生當別祭揚

古者各有始祖廟以藏祧主如適士二廟各有門堂寢各三間是十八間屋今士人如何要行得賀孫○以下主

古命士得立家廟家廟之制內立寢廟中立正廟外立門四面墻圍之非命士止祭於堂上只祭考妣伊川謂無貴賤皆祭自高祖而下但祭有豐殺疏數不同

廟向南坐皆東嚮

自天子以至士皆然

至伊川於此不審乃云廟

皆東向祖先位面東

自廳側直東入其所反轉面西入廟中

其制非是

古人所以廟面東向坐者蓋戶在東牖在西坐於一邊

乃是奧處也

揚

唐大臣長安立廟後世子孫必其官至大臣乃得祭其

廟此其法不善也只假一不理選限官與其子孫令

祭其廟為是

揚

唐大臣皆立廟於京師本朝惟文潞公法唐杜佑制立

一廟在西京雖如韓司馬家亦不曾立廟杜佑廟祖宗時尚在長安揚

問家廟在東莫是親親之意否曰此是人子不死其親之意問大成殿又却在學之西莫是尊右之義否曰未知初意如何本朝因仍舊制反更率略較之唐制尤沒理會唐制尤有近古處猶有條理可觀且如古者王畿之內髣髴如井田規畫中間一園便是宮殿前園中左宗廟右社稷其他百官府以次列居是為

前朝後中國為市不似如今市中家家自各賣買乃是官中為設一去處令凡民之賣買者就其處若今場務然無游民雜處其間更東西六圈以處六鄉六遂之民耕作則出就田中之廬農功畢則入此室處唐制頗放此最有條理城中幾坊每坊各有牆圍如子城然一坊共一門出入六街凡城門坊角有武侯舖衛士分守日暮門閉五更二點鼓自內發諸街鼓振城坊市門皆啟姦盜自無所容蓋坊內皆常居之

民外面人來皆可知如殺宰相武元衡於靖安里門外分明載元衡入朝出靖安里賊乘暗害之亦可見坊門不可胡亂入只在大官街上被殺了如那時措置得好官街邊都無閒雜賣買汙穢雜揉故杜詩我居巷南子巷北可恨鄰里間十日不一見顏色亦見出一坊入一坊非特特往來不可

賀孫

問先生家廟只在廳事之側曰便是力不能辨古之家廟甚濶所謂寢不踰廟是也祭時移神主於正堂其

位如何曰只是排列以西為上祫祭考妣之位如何
曰太祖東向則昭穆之南向北向者以西方為上則
昭之位次高祖西而妣東祖西而妣東是祖母與孫
並列於體為順若余正父之說則欲高祖東而妣西
祖東而妣西則是祖與孫婦並列于體為不順彼蓋
據漢儀中有高祖南向吕后少西更不取證於經文
而獨取傳注中之一二執以為是斷不可回耳

人傑

先生云欲立一家廟小五架屋以後架作一長龕堂以

板隔截作四龕堂堂置位牌堂外用簾子小小祭祀時亦可只就其處大祭祀則請出或堂或廳上皆可

揚

家廟要就人住居神依人不可離外做廟又在外時婦女遇雨時難出入揚

問桃主當遷何地曰便是這事難處漢唐人多瘞于兩階之間然今人家廟亦無所謂兩階者兩階之間以其人跡不踏取其潔耳問各以昭穆瘞于祖宗之墳

如何曰唐人亦有瘞于寢園者但今人墳墓又有太遠者恐難用耳頃在朝因僖祖之祧與諸公爭辨幾至喧忿後來因是去國不然亦必為人論逐當時全不會商議只見劉智夫

崇之時為太常卿

來言欲祧僖祖某

問欲祧之何所劉曰正未有以處因此方詔集議某論卒不合後來竟為別廟于太廟之側奉僖祖宣祖祧主藏之於別廟不知祧帝時如何這都行不得若祧裕太祖之廟不成教祖宗來就子孫之廟若移太

祖之主合禘於別廟則太祖復不得正東向之位都
行不得治平間曾如此禘了及至熙寧章衡上疏論
僖祖不當禘想其論是主王介甫然其論甚正介甫
嘗上疏云皇家僖祖正如商周之稷契皆為始祖百
世不遷之廟今替其祀而使下祔於子孫之夾室非
所謂事亡如事存事死如事生而順祖宗之孝心也
此論甚正後來復僖祖之廟某當時之論正用介甫
之意某謂僖祖當為始祖百世不遷之廟如周之后

稷而太祖太宗則比周之文武有何不可而趙丞相
一向不從當時如樓大防陳君舉謝深甫力主其說
而彭子壽孫從之之徒又從而和之或云太祖取天
下何與僖祖事某應之曰諸公身自取富貴致位通
顯然則何用封贈父祖邪又許及之上䟽云太祖皇
帝開基而不得正東向之位雖三尺童子亦為之不
平其鄙陋如此後來集議某度議必不合遂不曾與
議却上一䟽論其事趙丞相又執之不下某數問之

亦不從後來歸家亦數寫書去問之何故不降出亦
不從後已南遷而事定矣僖祖翼祖順祖宣祖中間
嘗祧去翼祖所以不諱敬字得幾時及蔡京建立九
廟遂復取還翼祖以足九廟之數後來渡江翼祖順
祖廟已祧去若論廟數則自祧僖祖之外由宣祖以
至孝廟方成九數乃併宣祖而祧之某嘗聞某人云
快便難逢不如祧了且得一件事了其不恭敬如此
某為之駭然

○以下祧

問祧禮曰天子諸侯有太廟夾室則祧主藏于其中今
士人家無此祧主無可置處禮注說藏于兩階間今
不得已只埋於墓所問有祭告否曰橫渠說三年後
祫祭於太廟因其祭畢還主之時遂奉祧主歸于夾
室遷主新主皆歸于廟鄭氏周禮注大宗伯享先王
處亦有此意今略放而行之問考妣入廟有先後則
祧以何時曰妣先未得入廟考入廟則祧宗伯注曰
魯禮三年
喪畢而祫于太祖明年春禘于群廟自爾以後率
五年而再殷祭一祫一禘王制注亦然○義剛

金匱要略卷九十一
胡兄問祧主置何處曰古者始祖之廟有夾室凡祧主皆藏之於夾室自天子至于士庶皆然今士庶之家不敢僭立始祖之廟故祧主無安頓處只得如伊川說埋於兩階之間而已某家廟中亦如此兩階之間人跡不到取其潔爾今人家廟亦安有所謂兩階但擇淨處理之可也思之不若埋于始祖墓邊緣無箇始祖廟所以難處只得如此個

問祧主諸侯於祫祭時祧今士人家無祫祭只於四時

祭祧仍用祝詞告之可否曰默地祧又不是也古者適士二廟廟是箇大臺特牲饋食禮有宗祝等許多官屬祭祀時禮數大今士人家無廟亦無許大禮數
淳

春秋時宗法未亡如滕文公云吾宗國魯先君蓋滕文之昭也文王之子武王既為天子以次則周公為長故滕謂魯為宗國又如左氏傳載女喪而宗室于人何有如三桓之後公父文伯公鉏公為之類乃季氏

之小宗南宮适之類孟氏之小宗今宗室中多帶皇
兄皇叔皇伯等冠于官職之上非古者不得以戚戚
君之意本朝王定國常言之欲令稱某王孫或曾孫
或幾世孫有如越王汎下則當云越王幾世孫如此
則族屬易識且無戚君之嫌亦自好後來定國得罪
反以此論為離間骨肉今宗室散無統紀名諱重疊
字號都窮了更無安排處楊子直嘗欲用季宗趙丞相
以為季是叔季意不好遂不用

賀孫○以
下宗法

宗子只得立適雖庶長立不得若無適子則亦立庶子
所謂世子之同母弟世子是適若世子死則立世子
之親弟亦是次適也是庶子不得立也本朝哲廟上
仙哲廟弟有申王次端王次簡王乃哲廟親弟當時
章厚欲立簡王是時向后猶在乃曰老身無子諸王
皆云當以次立申王目眇不足以視天下乃立端王
是為徽宗章厚殊不知禮意同母弟便須皆是適子
方可言既皆庶子安得不依次第今臣庶家要立宗

也難只是宗室與襲封孔氏柴氏當立宗今孔氏柴氏襲封只是兄死弟繼只如而今門長一般大不是又曰今要立宗亦只在人有甚難處只是而今時節更做事不得奈何奈何如伊川當時要勿封孔氏要將朝廷所賜田五百頃一處給作一奉聖鄉而呂原明便以為不可不知如何漢世諸王無子國除不是都無子只是無適子便除其國不知是如何恐只是漢世不奈諸侯王何幸因他如此便除了國

賀孫

余正甫前日堅說一國一宗某云一家有大宗有小宗如何一國却一人渠高聲抗爭某檢本與之看方得

口合

賀孫

大宗法既立不得亦當立小宗法祭自高祖以下親盡則請出高祖就伯叔位服未盡者祭之婢則別處後其子私祭之今世禮全亂了

揚

祭祀須是用宗子法方不亂不然前面必有不可處置者

揚

呂與叔謂合族當立一空堂逐宗逐番祭亦杜撰也揚父在主祭子出仕宦不得祭父沒宗子主祭庶子出仕宦祭時其禮亦合減殺不得同宗子揚

宗子法雖宗子庶子孫死亦許其子孫別立廟揚

古者宗法有南宮北宮便是不分財也須異爨今若同爨固好只是少間人多了又却不齊整又不如異爨問陸子靜家有百餘人喫飯曰近得他書已自別架屋便也是許多人無頓著處又曰見宋子蜚說廣西

賀州有一人家共一大門門裏有兩廊皆是子房如
學舍僧房每私房有人客來則自辦飲食引上大廳
請尊長伴五盞後却回私房別置酒恁地却有宗子
意亦是異爨見說其族甚大又曰陸子靜始初理會
家法亦齊整諸父自做一處喫飯諸母自做一處喫
飯諸子自做一處諸婦自做一處諸孫自做一處孫
婦自做一處卑幼自做一處或問父子須異食否曰
須是如此亦須待父母食畢然後可退而食問事母

亦須然否曰須如此問有飲宴何如曰這須同處如

大饗君臣亦同坐

賀孫

用之問祭用尸之意曰古人祭祀無不用尸非惟祭祀

家先用尸祭外神亦用尸不知祭天地如何想惟此

不敢為尸杜佑說古人用尸者蓋上古朴陋之禮至

聖人時尚未改

文蔚錄云是上古朴野之俗先王制禮是去不盡者

相承用之

至今世則風氣日開朴陋之禮已去不可復用去之

方為禮而世之迂儒必欲復尸可謂愚矣杜佑之說

如此今蠻夷徭洞中有尸之遺意每遇祭祀鬼神時必請鄉之魁梧姿美者為尸而一鄉之人相率以拜祭為之尸者語話醉飽每遇歲時為尸者必連日醉飽此皆古之遺意嘗見崇安余宰邵武人說他之鄉里有一村名密溪去邵武數十里此村中有數十家事所謂中王之神甚謹所謂中王者每歲以序輪一家之長一人為中王周而復始凡祭祀祈禱必請中王坐而祠之歲終則一鄉之父老合樂置酒請新舊

中王者講交代之禮此人既為中王則一歲家居寡出恭謹畏慎略不敢為非以副一村祈向之意若此村或有水旱災沴則人皆歸咎於中王以不善為中王之所致此等意思皆古之遺聞近來數年此禮已廢矣看來古人用尸自有深意非朴陋也陳丈云蓋不敢死其親之意曰然用之云祭祀之禮酒醑豐潔必誠必敬所以望神之降臨乃歆饗其飲食也若立之尸則為尸者既已享其飲食鬼神豈復來享之如

此却為不誠矣曰此所以為盡其誠也蓋子孫既是祖宗相傳一氣下來氣類固已感格而其語言飲食若其祖考之在焉則有以慰其孝子順孫之思而非恍惚無形想象不及之可比矣古人用尸之意所以深遠而盡誠蓋為是耳今人祭祀但能盡誠其祖考猶來格況既是他親子孫則其來格也益速矣因言今世鬼神之附著生人而說話者甚多亦有祖先降神于其子孫者又如今之師巫亦有降神者蓋皆其

氣類之相感所以神附著之也周禮祭墓則以豕人

為尸亦是此意

子蒙以下尸

古人用尸本與死者是一氣又以生人精神去交感他那精神是會附著歆享杜佑說古人質樸立尸為非禮今蠻夷中猶有用尸者

李堯卿問今祭欲用尸如何曰古者男女皆有尸自周以來不見說有女尸想是漸次廢了這箇也峽崎古者君迎尸在廟門之外則全臣子之禮在廟門之內

則君拜之杜佑說上古時中國但與夷狄一般後出
聖人改之有未盡者尸其一也蓋今蠻洞中猶有此
但擇美丈夫為之不問族類事見杜佑所作理道要
訣末篇義剛

古者立尸必隔一位孫可以為祖尸子不可以為父尸
以昭穆不可亂也義剛

或問古人祫祭時每位有尸否曰固是周家旅酬六尸
是每位皆一尸也古者主人獻尸尸酢主人開元禮

猶如此每獻一位畢則尸便酢主人受酢已又獻第
二位不知甚時緣甚事後廢了到本朝都把這樣禮
數併省了

問設尸法如何曰每一神位是一尸但不知設尸時主
頓在何處祭時尸自食其物若獻罷則尸復勸主人
而凡行禮等人與祭事者皆得食當初獻時尚自齊
整至三獻後人皆醉了想見勞攘先生說至此笑曰
便是古人之禮也不可曉所以夫子說禘自既灌則

不欲觀想只是灌時有些誠意且如祭祖自始祖外
皆旅酬如此自是不解嚴肅如大夫雖無灌禮然亦
只是其初祭時齊整後面自勞攘今按此條亦為後世言之耳若是古
人祭祀自始至終一于誠敬無不嚴肅讀者不可泥也○義剛

或問妣有尸否曰一處說無尸又有一處說有男尸有
女尸亦不知廢於甚時古者不用尸則有陰厭書儀
中所謂闔門垂簾是也欲使神靈厭飫之也廣

男用男尸女用女尸隨祖先數目列祭若其家止有一

人全無骨肉子孫之類又不知如何程先生言古人之用尸也質意謂今不用亦得揚

神主之位東向尸在神主之北

錄

問山川之尸曰儀禮周公祭太山以召公為尸

義剛

問祭五祀皆有尸祀竈則以誰為尸曰今亦無可考者但如墓祭則以冢人為尸以此推之則祀竈之尸恐是膳夫之類祀門之尸恐是閽人之類又如祀山川則是虞衡之類問尸之坐立曰夏立尸商坐尸周旅

酬六尸后稷之尸不旅酬問祭妣之尸曰婦人不立尸却有明文又曰古者以先王衣服藏之廟中臨祭則出以衣尸如后稷之衣到周時恐已不在亦不可

曉

儒用

問程氏主式士人家可用否曰他云已是殺諸侯之制士人家用牌子曰牌子式當如何曰溫公用大板子今但依程氏主式而勿陷其中可也

淳○以下主式

伊川木主制度其刻刻開竅處皆有陰陽之數存焉信

乎具有制禮作樂之具也方

伊川制士庶不用主只用牌子看來牌子當如主制只

不消做二片相合及竅其旁以通中

賀孫

問庶人家亦可用主否曰用亦不妨且如今人未仕只用牌子到仕後不中換了若是士人只用主亦無大利害又問桃主當如何曰當埋之於墓其餘祭儀諸家祭禮已備具矣如欲行之可自仔細考過

堯卿問士牌子式曰晉人制長一尺二分博四寸五分

亦太大不如只依程主外式然其題則不能如陷中

之多矣

義剛

直卿問神主牌先生夜來說荀勗禮未終曰溫公所製牌濶四寸厚五寸八分錯了據隋煬帝所編禮書有一篇荀勗禮乃是云濶四寸厚五寸八分大書某人神座不然只小楷書亦得後人相承誤了却作五寸

八分為一句

義剛

無爵曰府君夫人漢人碑已有只是

闕

之辭府君如

官府之君或謂之明府今人亦謂父為家府義剛淳同

古人祭禮次喪禮蓋謂從那始作重時重用木司儀用帛便做

那祭底道理來後來人却移祭禮在喪之前不曉這

箇意思

植○以下
論家祭

安卿問人於其親始死則復其魂魄又為重為主節次

奠祭所以聚其精神使之不散若親死而其子幼稚

或在他鄉不得盡其萃聚之事不知後日祭祀還更

萃得他否曰自家精神自在這裏義剛

問祭禮古今事體不同行之多窒礙如何曰有何難行
但以誠敬為主其他儀則隨家豐約如一羹一飯皆
可自盡其誠若溫公書儀所說堂室等處貧家自無
許多所在如何要行得據某看來苟有作者興禮樂
必有簡而易行之理

賀孫

今之冠昏禮易行喪祭禮繁多所以難行使聖人復出
亦必理會教簡要易行今之祭禮豈得是古人禮唐
世三獻官隨獻各自飲福受胙至本朝便都只三獻

後方始飲福受胙也是覺見繁了故如此某之祭禮不成書只是將司馬公者減却幾處如今人飲食如何得恁地多橫渠說墓祭非古又自撰墓祭禮即是

周禮上自有了

賀孫

古禮於今實是難行當祭之時獻神處少只祝酌奠卒祝迎尸以後都是人自食了主人獻尸尸又酢主人酢主婦酢祝及佐食宰贊衆賓等交相勸酬甚繁且久所以李氏之祭至於繼之以燭竊謂後世有大聖

人者作與他整理一過令人蘇醒必不一一如古人之繁但放古人大意簡而易行耳溫公儀人所憚行者只為閒辭多長篇浩瀚令人難讀其實行禮處無多某嘗修祭儀只就中間行禮處分作五六段甚簡易曉後被人竊去亡之矣

淳。李文問祭儀更有修改否曰大槩只是溫公儀

無修
改處

楊通老問祭禮曰極難且如溫公所定者亦自費錢溫公祭儀庶羞麵食米食共十五品今須得一簡省之

法方可璘

問舊嘗收得先生一本祭儀時祭皆是卜日今聞却用
二至二分祭如何曰卜日無定慮有不虔溫公亦云
只用分至亦可問如此則冬至祭始祖立春祭先祖
季秋祭禰此三祭如何曰覺得此箇禮數太遠似有
僭上之意又問禰祭如何曰此却不妨廣

問時祭用仲月清明之類或是先世忌日則如之何曰
却不思量到古人所以貴于卜日也過

家祭須致齊當官者只得在告一日若沿檄他出令以

次人代祭可也

必大

遇大時節請祖先祭於堂或廳上坐次亦如在廟時排
定祔祭旁觀者右丈夫左婦女坐以就裏為大凡祔
於此者不從昭穆了只以男女左右大小分排在廟
却各從昭穆祔揚

排祖先時以客位西邊為上高祖第一高祖母次之

只是

正排看正面
不會對排

曾祖祖父皆然其中有伯叔伯叔母兄

弟嫂嫂無人主祭而我為祭者各以昭穆論如祔祭
伯叔則祔於曾祖之傍一邊在位牌西邊安伯叔母
則祔曾祖母東邊安兄弟嫂妻婦則祔於祖母之傍
伊川云曾祖兄弟無主者亦不祭不知何所據而云
伊川云只是以義起也揚

古人祭祀只是席地今祭祀時須一椅一卓木主置椅
上如一派排不足只相對坐亦得然對其前不得拜
謂所在窄了須逐位取出酒就外酌揚

祭只三獻主人初獻嫡子亞獻或主婦庶子弟終獻或孫嫡

執祭人排列皆從溫公禮韓魏公禮不同揚賀孫錄云未有主

婦則弟為亞獻
弟婦得為終獻

朔旦家廟用酒菓望旦用茶重午中元九日之類皆名

俗節大祭時每位用四味請出木主俗節小祭只就

家廟止二味朔旦俗節酒止一上斟一盃揚

問有田則祭無田則薦如何曰溫公祭禮甚大今亦只

是薦然古人薦用首月祭用仲月朝廷却用首月揚

諸家禮皆云薦新用朔朔新如何得合但有新即薦於

廟揚

溫公書儀以香代藝蕭楊子直不用以為香只是佛家

用之

義剛

問酹酒是少傾是盡傾曰降神是盡傾然溫公儀降神
一節亦似僭禮大夫無灌獻亦無藝蕭灌獻藝蕭乃
天子諸侯禮藝蕭欲以通陽氣今太廟亦用之或以
為焚香可當藝蕭然焚香乃道家以此物氣味香而

供養神明非藝蕭之比也

義剛

飲福受酢即尸酢主人之事無尸者則有陰厭陽厭旅
酬從下面勸上下至直疊洗者皆得與獻酬之數

方子

問生時男女異席祭祀亦合異席今夫婦同席如何曰

夫婦同牢而食

文蔚

夫祭妻亦當拜

義剛

先生每祭不燒紙亦不曾用帛

先生家祭享不用紙錢凡遇四仲時祭隔日滌椅桌嚴

戒辨次日侵晨已行事畢過

問祭祀焚幣如何曰祀天神則焚幣祀人鬼則瘞幣人家祭祀之禮要焚幣亦無稽考處若是以尋常焚真衣之類為是便不當只焚真衣著事事做去焚但無意義只是焚黃若本無官方贈初品及贈到改服色處尋常人家做去焚然亦無義耳

當

或問祖宗非士人而子孫欲變其家風以禮祭之祖宗不曉却如何曰如何議論得恁地差異公曉得不曉

得淳錄云公曉得祖
先便曉得○義剛

人家族衆不分合祭或主祭者不可以祭及叔伯之類
則須令其嗣子別得祭之今且說同居同出於曾祖
便有從兄弟及再從兄弟了祭時主於主祭者其他
或子不得祭其父母若恁地滾做一處祭不得要好
當主祭之嫡孫當一日祭其曾祖及祖及父餘子孫
與祭次日却令次位子孫自祭其祖及父又次日却
令又次位子孫自祭其祖及父此却有古宗法意古

今祭禮這般處皆有之

某後來更討得幾家要人未得

如今要知宗

法祭祀之禮須是在上之人先就宗室及世族家行

了做箇樣子方可使以下士大夫行之

賀孫○以下主祭

某自十四歲而孤十六而免喪是時祭祀只依家中舊

禮禮文雖未備却甚齊整先妣執祭事甚虔及某年

十七八方考訂得諸家禮禮文稍備是時因思古人

有八十歲躬祭事拜跪如禮者常自期以為年至此

時當亦能如此在禮雖有七十曰老而傳則祭祀不

預之說然亦自期儻年至此必不敢不自親其事然自去年來跪拜已難至冬間益艱辛今年春間僅能立得住遂使人代拜今立亦不得了然七八十而不衰非特古人今人亦多有之不知某安得如此衰也
個

問支子不祭曰不當祭問橫渠有季父之喪三廢時祀却令竹監弟為之緣竹監在官無持喪之專如此則支子亦祭曰這便是橫渠有礙處只得不祭因說古

人持喪端的是持喪如不食粥

淳

問士祭服曰應舉者用襴衫幘頭不應舉者用皂衫幘頭問皂衫帽子如何曰亦可然亦只當涼衫中間朝廷一番行冠帶後却自朝官先廢了崇觀間莆人朱給事子入京父令過錢塘謁故人某大卿初見以衫帽及宴亦衫帽用大樂酒一行樂一作主人先酌遂兩手捧盞側勸客客亦酌主人捧盞不移義剛錄云依舊側盞不移至樂罷而後下及五盞歇坐請解衫帶著背子不脫

帽以終席來歸語其父父曰我所以令汝謁見者欲
汝觀前輩禮儀也此亦可見前輩風俗今士大夫殊
無有衫帽者嘗有某人作郡作衫帽之禮監司不喜
以他故按之

淳○義剛
同士祭服

叔器問士庶當祭幾代曰古時一代即有一廟其禮甚
多今於禮制大段虧缺而士庶皆無廟但溫公禮祭
三代伊川祭自高祖始疑其過要之既無廟又於禮
煞缺祭四代亦無害義剛問東坡小宗之說如何曰

便是祭四代蓋自己成一代說起仲蔚問郵表嘏不知為何神曰却不曾子細考東坡以為猶如戲又問中雷是何處曰上世人居土屋中間開一天窻此便是中雷後人易為屋不忘古制相承亦有中雷之名今之中雷但當於室中祭之張以道問蜡便是臘否曰模樣臘自是臘蜡自是蜡義剛曰臘之名至秦方

有

義剛○以下
論士祭世數

問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廟士二廟官師一廟若

只是一廟只祭得父母更不及祖矣無乃不盡人情
曰位卑則流澤淺其理自然如此文蔚曰今雖士庶
人家亦祭三代如此却是違禮曰雖祭三代却無廟
亦不可謂之僭古之所謂廟者其體面甚大皆是門
堂寢室勝如所居之宮非如今人但以室為之文蔚

問祭禮曰古禮難行且依溫公擇其可行者行之祭土

地只用韓公所編

祇位

祭祖自高祖而下如伊川所

論古者祇祭考妣溫公祭自曾祖而下伊川以高祖

有服所當祭今見於遺書者甚詳此古禮所無創自
伊川所以使人盡孝敬追遠之義驤

問遺書云尋常祭及高祖曰天子則以周人言上有太

祖二祧大夫則于祫及其高祖

學可

堯卿問始祖之祭曰古無此伊川以義起其當初也祭
後來覺得僭遂不敢祭古者諸侯只得祭始封之君
以上不敢祭大夫有大功則請於天子得祭其高祖
然亦止得祭一番常時不敢祭程先生亦云人必祭

高祖只是有疏數耳又問今士庶亦有始基之祖莫亦只祭得四代但四代以上則可不祭否曰如今祭四代已為僭古者官師亦只得祭二代若是始基之祖莫亦只存得墓祭

義剛○以下祭始祖先祖

余正父謂士大夫不得祭始祖此天子諸侯之禮若士大夫當祭則自古無明文又云大夫自無太祖先生因舉春秋如單氏尹氏王朝之大夫自上世至後世皆不變其初來姓號則必有太祖又如季氏之徒世

世不改其號則亦必有太祖余正父謂此春秋時自是世卿不由天子都没理會先生云非獨是春秋時如詩裏說南仲太祖太師皇父南仲是文王時人到宣王時為太祖却不知古者世祿不世官之說如何又如周公之後伯禽已受封於魯而周家世有周公如春秋云宰周公這般所在自曉未得

賀孫

問冬至祭始祖是何祖曰或謂受姓之祖如蔡氏則蔡叔之類或謂厥初生民之祖如盤古之類曰立春祭

先祖則何祖曰自始祖下之第二世及已身以上第六世之祖曰何以只設二位曰此只是以意享之而已
淳

李問至日始祖之祭初獻事曰家中尋常只作一番安排想古人也不恁地却有三奠酒或有脯醢之屬因三奠中進遂問始祖是隨一姓有一始祖或只是一始祖曰此事亦不可得而見想開闢之時只是生一

箇人出來

淳

用之問先生祭禮立春祭高祖而上只設二位若古人
祫祭須是逐位祭曰某只是依伊川說伊川禮更略
伊川所定不是成書溫公儀却是做成了

賀孫

伊川時祭止于高祖高祖而上則於立春設二位統祭
之而不用主此說是也却又云祖又豈可厭多苟其
可知者無遠近多少須當盡祭之疑是初時未曾討
論故有此說

道夫

問祭先祖用一分如何曰只是一氣若影堂中各有牌

子則不可可學

家廟之制伊川只以元妃配享蓋古者只是以媵妾繼室故不容與嫡並配後世繼室乃是以禮聘娶自得為正故唐會要中載顏魯公家祭有並配之儀。必大以

下配祭

古人無再娶之禮娶時便有一副當人了嫡庶之分定矣故繼室於正室不可並配今人雖再娶然皆以禮聘同正室也祭於別室恐未安如伊川云奉祀之人

是再娶所生則以所生母配如此則是嫡母不得祭矣此尤恐未安大抵伊川考禮文却不似橫渠考得

較仔細

伯羽

居父問祖妣配祭之禮先生檢古今祭禮唐元和一段

示之

賀孫

妣者嬪也祭所生母只當稱母則畧有別

祫○祭生母

無後之祭伊川說在古今家祭禮中

閨祖○以下祭無後者

問無後祔食之位曰古人祭於東西廂今人家無東西

廟某家只位於堂之兩邊祭食則一但正位三獻畢

然後使人分獻一酌而已如今學中從祀然

義剛

李守約問祭殤幾代而止曰禮經無所見只程氏遺書

一段說此亦是以義起

義剛祭殤

一之問長兄死有義嫂無子不持服歸父母未幾亦死于父母家嫂已去而無義亦不祀其嫂之主又有次兄年少未娶而死欲以二兄之主同為一櫛如何曰兄在日不去嫂兄死後嫂雖歸父母家又不嫁未得

為絕不祀亦無謂若然是弟自去其嫂也兄弟亦何

必同櫛乎

淳○以下雜論

堯卿問荆婦有所生母在家間養百歲後只歸祔於外家之塋如何曰亦可又問神主歸於婦家則婦家凌替仍祀於家之別室如何曰不便北人風俗如此上谷郡人謂伊川曰今日為我祀父母明日不復祀矣是亦祀於外家也然無禮經義剛

叔器問行正禮則俗節之祭如何曰韓魏公道得好謂

時節祠殺於正祭某家依而行之但七月十月之饌
用浮屠某不用耳向南軒廢俗節之祭某問於午日
能不食粽乎重陽能不飲茱萸酒乎不祭而自享於
心安乎

淳○義剛同
○以下俗祭

問行時祭則俗節如何曰某家且兩存之童關簡於

時祭否曰是要得不行須是自家亦不飲酒始得淳

先生依婺源舊俗歲暮二十六日烹豕一祭家先就中
夕二鼓行禮次日召諸生餽李文問曰夜來之祭飲

福受昨否曰亦不講此

婺源俗豕必方切大塊首蹄肝肺心腸肚尾腎等每件逐

位皆均有亦炙肉及以魚佐之云是日甚忌有器皿之設○淳

先生以歲前二十六夜祭先云是家間從來如此這又

不是新安舊俗某嘗在新安見祭享又不同只都安

排了大男小女都不敢近夜亦不舉燭只黑地主祭

一人自去燒香禱祝了祭饌不徹閉戶以待來早方徹

其祭不止一日從二十六日連日只祭去大綱如今

俗所謂喚福賀

孫

問先生除夜有祭否曰無祭先生有五祀之祭否曰不祭因說五祀皆設主而後迎尸其詳見月令注與宗廟一般遂舉先生語解中王孫賈一段先生曰當初因讀月令注方知王孫賈所問與竈之說淳

墓祭非古雖周禮有冢人為尸之文或是初間祭后土

闕

可知但今風俗皆然亦無大害國家不免亦隨

俗為之

淳○以下墓祭

問墓祭有儀否曰也無儀大槩畧如家祭闕

祭但是拜掃而已林擇之云唐有墓祭

闕

得

在曰却不曾考或問墓祭祭后土否曰就墓上爲位

而祭

義剛○
淳少異

問后土氏之祭曰極而言之亦似僭然此即古人中雷之祭而今之所謂土地者郊特牲取財於地取法於天是以尊天而親地教民美報焉故家主中雷而國主社也此則天不可祭而土神在民亦可祭蓋自上古陶爲宮室其當中處上爲一竅以通明名之曰中

雷及中古有宮室亦以室之中央為中雷存古之舊
示不忘本雖曰土神而只以小者言之非如天子所
謂祭皇天后土之大者也

義剛同

古無忌祭近日諸先生方考及此

賀孫○以下忌祭

問忌日當哭否曰若是哀來時自當哭又問衣服之制
曰某自有吊服絹衫絹巾忌日則服之廣

忌日須用墨衣墨冠橫渠却視祖先遠近為等差墨布

帽墨布繒衣

銖

先生母夫人忌日著緣墨布衫其中亦然友仁問今日

服色何謂曰公豈不聞君子有終身之喪

友仁

忌日祭只祭一位燾

過每論士大夫家忌日用浮屠誦經追薦鄙

闕

既

無此理是使其先不血食也乙卯年見先生

闕

遠諱早起出主於中堂行三獻之禮

闕

家固

闕

祭祀食物則以待賓客考妣諱日祭罷裹生絹

闕

日晚到閣下尚裹白巾未除因答問者云

夫之計過

先生為無後叔祖忌祭未祭之前不見客

賀孫

問人在旅中遇有私忌於所舍設棹炷香可否曰這須是細處古人也不曾說若是無大礙於義理行之亦

無妨

盡○同
元德記

朱子語類卷九十